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## 抽烟一事

光羽

受某培训中心之邀,开一个小会。该机构的会议我很熟悉,席间从无人抽烟。不料这一回,进门就见桌上四包“中华”,还有打火机。等主任“君临”,便有人拆包、散烟,替主任和客人点上,吞云吐雾起来。看着烟雾弥漫,我赶紧打个招呼,匆匆逃离。主任助理跟出来问:“会议刚刚开始,老先生怎么走?”我反问:“你们中心什么时候会议室抽烟的?”答:新来的主任抽烟,现在几个办公室都在抽,连已经戒烟的都故态复萌了。原来如《论语》中的“夫子步亦步,夫子趋亦趋”也!

公共场所禁烟,已有法规。什么是公共场所?照权威部门的解释,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,三个人以上的就是。会议室、办公室当然在内。身为头儿,理当表率,首先作出榜样,带头外面去抽。哪能率性而为,不但自己在办公室抽,还公然抽到会议室呢?说穿了,还不是因为你是头儿,本单位“老大”,没人管得了。

我很奇怪,许多不抽烟的人,明明知道二手烟危害健康,为什么不举起市政府颁发的《控烟条例》来“一责一放”放纵烟毒的“老大”?大多数人大概是不好意思说,或者是不敢说。为什么?都懂的。

不仅如此,如今的抽烟还讲究“共享”:你递烟,我打火,你散半包,我发一圈,如入市井,如在江湖,久而不觉其俗。若是头儿在场,必先恐后,竞相敬献。敬一支烟似无溜须之嫌,却有“联络感情”之用,无怪乎连已经戒的都赶紧再抽将起来。

再说了,会议桌上的烟,那是公款买的。开会邀请专家,报销名正言顺,难怪一放就是“中华”四包。跟着头儿大家抽公款,不亦乐乎,不亦不君子乎?

而那头儿,是否更应好好反省——当然不止于这抽烟一事。



文章的标题似乎有些荒唐,有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几岁呢?

的确,这真是个简单的问题,但咱中国人把它搞复杂了——国人有虚

## 你知道自己几岁吗

刘其舜

岁、实岁之分,你知道吗?对于老一代国人,这不是问题,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,这倒真成为一道难题了。

在全世界,也许只有中国人有两个年龄,一个实岁,一个虚岁。“实岁”是怎么回事,一般人还明白,而虚岁是怎么回事,是如



**陶宽汝 切莫高消费**  
(活动形式)  
昨日谜面:先责备,后夸奖(影视演员二)  
谜底:陈数、陈好  
(注:陈,说;数,数落)

侄女哈哈学吹的黑陶梨形埙,乍一看,像一位身体蜷缩、皮肤呈古铜色的男人。埙似乎是先民埋首弓背辛勤劳作的象形,它应当就是先民的苍凉遗响。

贾平凹说:“我喜欢埙,它是泥捏的东西,发出的是土声,是地气……上帝用泥捏人的时候也捏了这个埙。人凿七窍有了灵魂,埙凿七孔有了神韵。”

吹出埙的神韵,需要人生阅历的磨砺。哈哈仅有八岁,到年底幼,一曲《苏武牧羊》,平和流畅,哪里听得出苏武被囚北海孤苦无依的伤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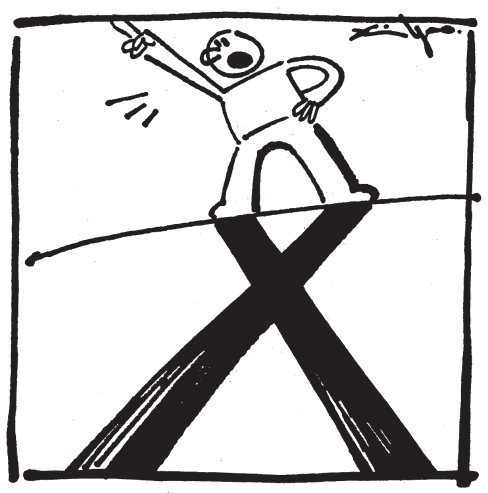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体会苏武牧羊的情怀,是在欣赏刘宽忍埙乐专场音乐会网络视频时。在急管繁弦壮烈绵密的交响乐铺垫烘托下,一声高亢的埙声,满怀悲怆之情,迂回往复,婉转低回,仿佛一只无形的手,撩开了历史沧桑的面纱,真实再现出苏武“渴饮雪,饥吞毡,牧羊守空帷”、“留胡节不辱”的历史场景……

聆听刘宽忍与同伴们的合奏曲《忆》,则是另一种忧伤舒缓唯美的意境。一个埙声与三十个埙声遥相呼应,此消

彼长,如泣如怨,摄魂夺魄,宛若一群流浪者忧伤的集体缅怀。每一个音符在埙腔中回忆,沉淀,再带着一丝顿悟与释然,幽幽破腔而出。曾经的过往,记忆犹新历历在目;曾经的过往,早已成明日黄花烟消云散……

听说过一个关于埙的爱情故事:一对恋人在旅途中横遭车祸,男人不幸当场遇难,女人被撞断肋骨昏迷。苏醒后,男人听悲痛欲绝。就在她偷偷爬上天台想尾随男人而“去”时,一阵幽怨的埙声,划破寂静的夜空,勾起了她灵魂深处有关男人的温暖记忆:男人生前常常喜欢在晚风徐徐的夜晚,吹埙给女人听。当女人被如泣如诉的埙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时,男人总不忘叮嘱一句:“无论有多艰难,一定要好好地活”。苍凉埙声就是男人的话,女人爬下天台,从此坚强、坚定地生活。

埙声蕴含大悲悯,这也许就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吧。



**智慧餐** 郑辛遥  
如果看别人都不对,那错的一定是你自己。

我很小的时候,故乡杭州家里来过一位客人,他提了一大捆甜芦粟作为家乡土产送给我们。

我当时不懂如何剥它,不小心被锋利的皮割破了手;尽管如此,我还是觉得甜芦粟很好吃,特别是让我们这些家里并不十分富裕的孩子也能在暑假里有点乐趣。因甜芦粟剥皮易割伤手指,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人剥好了给我吃。再长大一点,我不仅能自己剥来吃,而且还学会了用剥下的皮做一个灯笼骨架或别的什么东西。后来我自己也买来吃,摊主多为童年的小朋友,他们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,暑期闲着也是闲着,就批发一点甜芦粟来卖,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
甜芦粟亦称甜高粱(或糖高粱)、甜秫秸、甜秆、芦粟、芦黍等,系禾本科高粱属的一个变种。甜芦粟的茎秆富含糖分(含糖量为10-12%,最高可达19%),江浙一带百姓多拿来生吃,作为夏秋时节的平民水果。国外则主要用来制糖、酿酒(芦粟酒)、造纸、作家畜的青贮饲料……

19世纪50年代起,甜芦粟在美国广为栽种,1879年,美国用甜芦粟生产的糖浆年产量达到2800万加仑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美国的芦粟糖浆产量有很大滑坡,但今天的美国仍然保持着

世界最大的芦粟糖浆生产国的地位。美国重视甜高粱的生产,因为用甜高粱除了能生产糖浆和饲料外,含糖的茎秆还可提供生产生物乙醇的原料。

除此以外,人们始终没有忘记,甜高粱的顶穗子粒是粮食,可供食用或作饲料。甜高粱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粮糖兼收的重要农作物。

近些年来,由于全球的气候变化,地球上很多地方变热、变干旱,甜芦粟种植于是倍受重视,因为人们本来已经认识到甜芦粟在生产生物气(沼气)、生物乙醇等生物能源方面很有前途,而耐干旱和耐热又是甜芦粟的生长习性。

许多中老年人上海人都念念不忘味甜、汁多、松脆的崇明甜芦粟,以前的“七家村”甜芦粟被称为招牌产品,据说标准的七家村甜芦粟应该是每株13节,节节都甜美。甜芦粟和甘蔗正好相反,除中段外,是梢头甜,老头(近根头)不甜。

几十年以前,甜芦粟被小贩整株整捆地扛在肩上,背到弄堂里,靠在墙壁上,一株一株地卖。现在通常要事先切断,每两节或三节一根,送到超市里卖要求则更高。2008年因此曾引进一种“保鲜技术”,使加工好的芦粟空气流通、不受细菌侵害,从而延长保鲜期。从青纱帐到市场,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,甜芦粟甚至能保存一个月。

“麦行千里不见土,连山没云皆种黍。”甜芦粟,是应该提倡种植的。

生日前,虚岁减2是实足年龄。生日过后,虚岁减1是实足年龄。

到了2003年11月12日,这个孩子多大呢?精确地说,虚岁是3岁,实足年龄是虚岁减1是2岁。如果再精确一些,是2岁0月2天。

您现在知道了吗?算一下吧:自己虚岁多大,实足年龄又多大。

说唱大师黄永生去世的噩耗传来,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。虽然我与黄永生老师只见过一次面,但是,他对我说的一句话,指点我走上了公益之路,登上了养老院这个“大舞台”。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我认识一位歌友,她经常去参加每周一次的“黄永生戏曲大家唱”,她说那里云集了许多说唱高手,是一个娱乐、学习的好去处。于是,一个星期天下午,我来到徐汇区文化活动中心。

果然,这里热闹非凡,大多数是中老年朋友,也有一些年轻人。就见黄永生老师在门口迎接人们,我与他握手并递上名片,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注册会计师、文化志愿者,我可以上台演唱吗?”他说:“欢迎,欢迎!你现在就可以报名。”

我报名后找了个位子坐下,坐在旁边的是黄老师的一位徒弟。我问他:“黄老师的戏曲大家唱办了几年了?”他说:“已坚持十几年了

儿,便设法联系采访这些大隐于市的耄耋老人。

这几位老人都是六七岁时进孤儿院的。入院后便进小学读书,所学科目与普通教育相近,只是4

年初小增加了读经内容,2年高小则半工半读重视实践活动。学习时间是上午7-12时,下午1-6时。待懂得一般教理后即受洗入教。从十二岁开始,除少数人分流到社会上,大多数被分配到各车间学徒。

学徒期间全部活动都在院内进行,不准出孤儿院大门。19岁满师后,或去或留可以自行选择。不少孤儿成人后与圣母院收养

的孤女婚配,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孤儿院由外国的和中国的神父修士十来个人负责教育管理。以班为单位住宿,年纪小的编在小学,十几个人的编在小学,十几个人一间,设护理工;大一点的进大班,四五十人一间,设清洁工,协助神父管理学生生活。孤儿院管教严格,学生早晨起床后和三餐、临睡前要行祷告。早、晚餐是稀饭,咸菜萝卜干,中午吃干饭,饭能管

饭。每周有一二次荤,一般安排在周日。学生违犯纪律,会被处以吃白饭(不给菜)、立壁角,直至用鞭子抽打体罚,作为“补课”。而在向学生施罚方面,院方聘用的中国老师往往更严厉。

高级工艺美术师徐宝庆是浙江台州人,幼年父母双亡,他10岁即进入孤儿院当学徒,先用家俱设计,又用3年学雕,1944年以优异成绩满师后,即独立谋生。他告诉我,与他同期学木雕的只有他一个。几十年来,他安于清贫,全身心搞创作,被誉为“海派”黄杨木雕刻创始人。有人反映他生性孤僻,但从交谈中,我分明感到他是一位和蔼

可亲的长者。也许自感不善言辞,他特地让其女婿来梅陇家中一起接待我。

王潮海从孤儿院学徒期满,留院做了助理修士。1945年,他被教会派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汽车设计与制造,以便将来从事孤儿工艺院的机电工程制图教学。待到学成回国途经美国时,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,美国教友劝他留在美国工作,但他还是回来了。以后他的人生计划因时代变迁而被改变。谈起往事,这位命途多舛的虔诚修士平静地说,这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。

2001年圣诞节前,我在卢湾区伯多禄堂找到了正在布置圣诞节会堂的杨国政先生。他当年在孤儿的孤女婚配,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院五金部(俗称铜匠)学徒,如今是教堂的义工。他告诉我,曾在土山湾学徒时仍联系的还有十来个人,可算是最后一批土山湾老人了。他们从孤儿院学徒期满后,便在社会上找了份工作,成家立业,过上了大体安定的生活。这些从小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对生活比较知足,常怀感恩之心,为今天上海的发展而高兴。在送我出来时,他的儿子已将午饭送至门房,他说下午还要继续工作。

1956年公私合营时,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各工场合并到相关行业,人民政府对200多名孤儿和工人作了妥善安排。1962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宣告结束。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历史中,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做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文化事业,培育了一批著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家。土山湾工艺品从1900年起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并多次获奖。土山湾声名鹊起,产品远销海内外。

十年前的访问不仅让我具体了解了土山湾的情况,而且加深了对天主教的认识。在以后参与研究上海地域文化和“海派文化”源流时,我常会想起徐家汇,想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。

心,来……依要动脑筋!来……夫妻两个人,来……婚姻靠经营,依用心来伊也用心,白头到老还要心心相印,心心相印!”

没想到,我唱完大家齐声叫好。黄永生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,连声称赞:“不错,不错!”我说:“我表演机会不多,请您多指点。可惜,我家离这里比较远……”黄老师马上说:“你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去唱,肯定受欢迎!”

一句话,让我柳暗花明。我改编创作了许多沪语歌曲和笑话段子,从2012年5月开始,在浦东日月星养老院义演。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,每周四上午,我准时去养老院,教大家唱歌,为老人表演。2013年5月,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《养老院是个大舞台》,在晚报上发表。

黄永生老师虽然离开我们远行了,但他的公益精神“永生”!我要学习黄永生老师的好榜样,活到老,“公益”到老……

黄永生“指路” 夏伯年

“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心,婚姻需要后续经营,依可以打打游戏上网聊天散散心,但要掌握一个度,也要拎得清!来……多陪陪老婆谈谈话,享受天伦之乐,享受这个爱情还有亲情!……”

作为一个女人要有包容心,爱情亲情依要靠经营,老公有小缺点依勿要唠叨勿清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勿要管得太紧!来……要收老公

片战争后,中国门户被打开。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遭“禁教”后重返江南,十多位传教士到上海,以徐家汇为中心建造住院、教堂、修院、藏书楼、天文台等机构。

1864年,教会在因浚通河道堆泥而成的土山湾设立孤儿院。在80多亩土地上,先后建起慈母堂、小学校木工部、五金部、中西鞋作、图画间、印刷所和照相馆等工场,所以孤儿院又称孤儿工艺院。据统计,它先后收养孤儿和贫困幼童近万名。

土山湾孤儿今安在?本世纪初,我因在宗教部门工作,了解到尚有几位在世的土山湾孤儿院孤

儿,便设法联系采访这些大隐于市的耄耋老人。

这几位老人都是六七岁时进孤儿院的。入院后便进小学读书,所学科目与普通教育相近,只是4

年初小增加了读经内容,2年高小则半工半读重视实践活动。学习时间是上午7-12时,下午1-6时。待懂得一般教理后即受洗入教。从十二岁开始,除少数人分流到社会上,大多数被分配到各车间学徒。

学徒期间全部活动都在院内进行,不准出孤儿院大门。19岁满师后,或去或留可以自行选择。不少孤儿成人后与圣母院收养

的孤女婚配,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孤儿院由外国的和中国的神父修士十来个人负责教育管理。以班为单位住宿,年纪小的编在小学,十几个人的编在小学,十几个人一间,设护理工;大一点的进大班,四五十人一间,设清洁工,协助神父管理学生生活。孤儿院管教严格,学生早晨起床后和三餐、临睡前要行祷告。早、晚餐是稀饭,咸菜萝卜干,中午吃干饭,饭能管

饭。每周有一二次荤,一般安排在周日。学生违犯纪律,会被处以吃白饭(不给菜)、立壁角,直至用鞭子抽打体罚,作为“补课”。而在向学生施罚方面,院方聘用的中国老师往往更严厉。

高级工艺美术师徐宝庆是浙江台州人,幼年父母双亡,他10岁即进入孤儿院当学徒,先用家俱设计,又用3年学雕,1944年以优异成绩满师后,即独立谋生。他告诉我,与他同期学木雕的只有他一个。几十年来,他安于清贫,全身心搞创作,被誉为“海派”黄杨木雕刻创始人。有人反映他生性孤僻,但从交谈中,我分明感到他是一位和蔼

可亲的长者。也许自感不善言辞,他特地让其女婿来梅陇家中一起接待我。

王潮海从孤儿院学徒期满,留院做了助理修士。1945年,他被教会派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汽车设计与制造,以便将来从事孤儿工艺院的机电工程制图教学。待到学成回国途经美国时,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,美国教友劝他留在美国工作,但他还是回来了。以后他的人生计划因时代变迁而被改变。谈起往事,这位命途多舛的虔诚修士平静地说,这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。

2001年圣诞节前,我在卢湾区伯多禄堂找到了正在布置圣诞节会堂的杨国政先生。他当年在孤儿的孤女婚配,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院五金部(俗称铜匠)学徒,如今是教堂的义工。他告诉我,曾在土山湾学徒时仍联系的还有十来个人,可算是最后一批土山湾老人了。他们从孤儿院学徒期满后,便在社会上找了份工作,成家立业,过上了大体安定的生活。这些从小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对生活比较知足,常怀感恩之心,为今天上海的发展而高兴。在送我出来时,他的儿子已将午饭送至门房,他说下午还要继续工作。

1956年公私合营时,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各工场合并到相关行业,人民政府对200多名孤儿和工人作了妥善安排。1962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宣告结束。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历史中,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做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文化事业,培育了一批著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家。土山湾工艺品从1900年起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并多次获奖。土山湾声名鹊起,产品远销海内外。

十年前的访问不仅让我具体了解了土山湾的情况,而且加深了对天主教的认识。在以后参与研究上海地域文化和“海派文化”源流时,我常会想起徐家汇,想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。

心,来……依要动脑筋!来……夫妻两个人,来……婚姻靠经营,依用心来伊也用心,白头到老还要心心相印,心心相印!”

没想到,我唱完大家齐声叫好。黄永生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,连声称赞:“不错,不错!”我说:“我表演机会不多,请您多指点。可惜,我家离这里比较远……”黄老师马上说:“你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去唱,肯定受欢迎!”

一句话,让我柳暗花明。我改编创作了许多沪语歌曲和笑话段子,从2012年5月开始,在浦东日月星养老院义演。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,每周四上午,我准时去养老院,教大家唱歌,为老人表演。2013年5月,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《养老院是个大舞台》,在晚报上发表。

黄永生老师虽然离开我们远行了,但他的公益精神“永生”!我要学习黄永生老师的好榜样,活到老,“公益”到老……



郑辛遥

如果看别人都不对,那错的一定是你自己。

## 粮糖兼收甜芦粟

陈钰鹏



生日前,虚岁减2是实足年龄。生日过后,虚岁减1是实足年龄。

到了2003年11月12日,这个孩子多大呢?精确地说,虚岁是3岁,实足年龄是虚岁减1是2岁。如果再精确一些,是2岁0月2天。

您现在知道了吗?算一下吧:自己虚岁多大,实足年龄又多大。

说唱大师黄永生去世的噩耗传来,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。虽然我与黄永生老师只见过一次面,但是,他对我说的一句话,指点我走上了公益之路,登上了养老院这个“大舞台”。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我认识一位歌友,她经常去参加每周一次的“黄永生戏曲大家唱”,她说那里云集了许多说唱高手,是一个娱乐、学习的好去处。于是,一个星期天下午,我来到徐汇区文化活动中心。

果然,这里热闹非凡,大多数是中老年朋友,也有一些年轻人。就见黄永生老师在门口迎接人们,我与他握手并递上名片,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注册会计师、文化志愿者,我可以上台演唱吗?”他说:“欢迎,欢迎!你现在就可以报名。”

我报名后找了个位子坐下,坐在旁边的是黄老师的一位徒弟。我问他:“黄老师的戏曲大家唱办了几年了?”他说:“已坚持十几年了



七夕会 影音方圆